

響影的化文國中對教佛

一、前言

中華民族立國遠東，環繞四周的民族，文化水準都比我們低，到漢魏六朝，佛教輸入，才和印度文化相接觸，佛教可以說就是印度文化的代表者。佛教對中國文化影響之大，這幾乎是稍懂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的。但是大到什麼程度，在那些方面有若何程度的影響，則很少人能比較完整地述說出來。

本文即在作這一嘗試，希望儘可能地將佛教在中國文化之各個不同層面所發生的影響、大體地勾勒出一個輪廓



富吉藍 大東



士碩讀攻，所究研史歷學大海東業肆現，富吉藍：介簡者作

。一之人獎得金學獎勒密度年本，

來。當然，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，牽涉到很多方面的專門學問，並不是一個普通讀書人容易做得好的。所以，本文大體是蒐輯各方面專門學者的研究成果，而加以排比、整合，並略作解釋而成的。

依照筆者的瞭解，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可分兩個層面，其一為文化遺產方面，亦即佛教本身為中國文化所留下的具體成果，例如卷帙浩繁的大藏經，八宗佛學、佛教藝術、等等皆是。其二為對中國文化的刺激或滲透，例如刺激或滲透了中國的文學、理學、語言、道教等皆是。此下所述，大體是依這兩方面來說的。

二、文學方面

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，最重要的還是在於對中國文學的滲透和刺激這方面。佛教傳入中國後，很明顯地充實了文學的內涵，增加了極多的文學素材與詞彙。舉凡僧人、在家佛徒、寺廟、佛家生活、經論故事與哲理等都成了詩、文、或小說的重要材料，而且佛教的義理內涵與佛徒的人生理想也對中國文學有很大的刺激。如「西遊記」、「紅樓夢

」等小說即頗具佛味。文章之受佛教影響者更多，詩亦如此。直到現代，在文學領域裏都仍有勢力。像梁任公「水調歌頭」詞之「願替衆生病、稽首禮維摩。」句、王國維的「浣溪沙」：「山寺微茫背夕曛……上方孤磬定行雲」句，踏莎行「孤僧曉度寒溪去」等句都仍顯然地有佛味。甚至於新詩人如周夢蝶氏之現代詩，也都有佛教影響的痕跡。

佛教影響中國文學的最顯明之具體事例，是變文的產生。所謂變文，即唐代的說書，其特徵是散文與韻文滙合在一篇作品之中。這種體裁正是佛經的常用體裁，亦即長行（散文）之後，緊接着有重頌（偈）。依佛家的規矩，長行是唸白的，重頌則是吟唱的。這是唐代寺院頗流行的傳教方式。當時著名的變文作品有「維摩詰經變文」、「大目犍連變文」等。由於這種講唱體裁的傳教方式之流行，乃影響到民間的通俗文學，而產生了民間故事之變文。例如「伍子胥變文」、「王昭君變文」等。由此又再轉變為鼓詞、彈詞等文學體裁。而此等由佛教所啟發的講唱文學，到後代，由於「講」的部份的強調與偏重，乃產生了小說與話本。而由於「唱

」的部份之偏重，乃有元明兩朝的戲曲出現。

其次，中國方言文學的興起，是受到禪宗諸師以白話寫語錄的影響。而中國小說之富有想像力者，如西遊記、封神傳等作品也多受佛經內之想像文學的影響。

中國的文學批評史上，也流有佛教的血液。南宋嚴羽在其「滄浪詩話」中，曾經以禪喻詩。他說：「禪道唯在妙悟，詩道亦在妙悟。」認為做詩的方法與參禪是相同的。在嚴氏以前，唐朝的僧皎然也持有類似的論調，其後持相同見解的也不少，這在中國之詩論與文學批評史上佔有頗為重要的地位。

中國詩人之作詩者受佛教影響的也不少，最明顯的例子是王維。清人曾稱王維為「詩佛」，其風味由此可見。此外，唐代的王梵志、寒山、拾得等都可稱為佛教詩人。而宋朝蘇東坡號「詩禪」，其詩也頗受佛家影響。大體而言，佛教對詩的影響可歸納為下列幾項：(一)佛家摒除情見、執着，而尋求絕待的真如境界，詩家受其影響而趨向空靈境界。(二)詩人常與深山古剎之名僧相往還，尤易養成恬淡

的詩風，為詩壇增加一種新的格調。(三)禪家謂：「不立文字、直指人心、見性成佛。」禪師之參禪，每苦索數年或數十年，一旦悟道，則得心應手，處處皆能見妙道，此即所謂的「妙悟」。而詩家頗有受其影響，而不拘拘於格律者，他們以參禪的態度去尋求作詩之道，一旦悟道，則佳句渾如天成。

三、哲學方面

就文化遺產面而言，佛教為中國帶了了龐大的哲學遺產，其中天台、華嚴、禪三家更是印度佛教與中國文化結合而產生的美麗混血兒。華嚴、天台為中國形上學締造了最圓滿的系統。禪宗更是佛教在中國所開出的一朵極為別緻的文化花朵。要想瞭解佛教帶給中國多少文化遺產，只要去翻閱一下大正藏的「諸宗部」諸卷，即可大略窺知，此處不擬贅述。

在滲透方面，最顯明的例子是宋明理學的產生，宋明儒者對佛書都有基本的了解，且常與僧人相往還，所以其受佛教的影響是很自然的事。佛教對理學的影響，可分下列諸項說明：(一)佛教充實了理

學的內涵，將孔孟儒家思想加以深化與廣化。使孔孟時代的單純、素朴名詞到宋、明二朝一變而為宇宙論、或本體論的形上學名詞。(二)陸象山、王陽明的心學體系，簡直是禪宗的變相。王學末流王艮一系尤為陽儒陰釋的典型。(三)宋明儒者叫人「默坐澄心」、靜坐以體會天理，思索「顏子(淵)所樂為何事」，這些都明顯地受到佛家參禪的暗示。(四)張橫渠「西銘」之「民胞物與」觀念，是儒家道德哲學的極則，這與佛家「同體大悲」的觀念如出一轍。程明道的「定性說」所謂之：「動亦定、靜亦定」等說法，顯係受佛家「行住坐臥皆是禪」的影響。(五)禪師家有白話語錄行世，理學家亦然。

就近代看，中國傳統哲學的殿軍人物譚嗣同，受佛家思想的影響也很深，其代表著「仁學」內之佛味即頗濃。此外，康有為、章太炎、梁任公、夏曾佑等著名思想家或學者，都是精研佛學的人。而被稱為當代四大儒者的馬一浮、熊十力、梁漱溟、張君勱等四人，無一不是對佛學會下過功夫者。尤其熊十力的「新唯識論」更是七分佛學、三分儒學的

四、道教及民間宗教

道教在中國初形成時，並沒有比較完整的宗教思想系統，其教義是良莠雜處、參差不齊的。到佛教輸入後，道教才受到刺激而開始有較為完整的思想體系。

道教之受佛教影響，具體的事例有下列幾項：

(一)偽造經典：道教徒竊取佛經、抄襲佛典以成為道教經典。抄襲的方式，大體是將佛經中的「佛」字改成「老子」或「太上老君」。例如宋朝的老子傳記「猶龍傳」、與「老子化胡經」的描寫老子，全係抄自佛陀的傳記。有些地方，抄襲者不小心，沒將「佛」字全部更改過來，因此某些道教經典中仍存有下例歌頌佛教的語句。如「西昇經」中說：「天下諸教，佛教第一。」「文始傳」中說：「吾輩乩師，稱為佛陀。」(二)佛教之「業」與「輪迴再生」之教義，道教全部模仿。連誦經方式也都取法佛教。到了晚近，道教徒甚至於將佛教的佛陀、菩薩(如觀世音)都請到道教的廟宇中供奉，把佛教中的聖者一變而為道教的神祇。(三)道藏的編纂方式也

受佛教藏經的影響，佛教有三藏十二部經，道教也有三洞十二部經。

至於道教以外的一些中國民間宗教，也都受有佛教之或多或少之影響，如全真教、理教、白蓮教、真空教、羅教、彌勒教……等，或汲取佛教教義，或沿襲佛教之體制，或抄襲佛教所用之名詞等，是沒有一個不受佛教影響的。

五、語言及音韻學方面

佛教對中國人日常生活之影響，最顯明的事例可以見諸中國人的語言。直到現在為止，我們日常所用的語言中有好多詞彙都仍是佛教中的名詞。在丁福保的「佛學大辭典」中，收有佛教詞彙三萬餘，其中為國人所常用而收入「辭海」中的至少有數千條。從這數目字即可看出佛教對中國語言上的貢獻。而日常所易聽到的詞彙，如「苦海」、「西天」、「衆生」、「出家」、「剎那」、「菩薩」、「僧伽」、「規」、「四大皆空」……等都是佛教名詞。如果我國語言文字少掉這些詞彙，必將失色不少。而「辭海」、「中文大辭典」的篇幅亦必減少

許多。

佛教對中國聲韻學的影響，是古今頗多學者所注意的問題。大抵可分下列四項敘述：

(一)反切之興起：反切是古代之一種比較準確的注音法。反切法興起於漢末，而漢末佛教已入中國。因此此法之興起或盛行，必或多或少受到佛教所傳入之梵文語法的影響。此說古人鄭樵，今人周法高等人多主之。而瑞典學者高本漢且以為中國語文上切韻審音之細，也是間接受佛教影響的。

(二)四聲論的流行：據陳寅恪「四聲三問」（清華學報九卷二期）一文所述，南齊沈約、周顒等人之所以能闡明四聲之說，也是受到佛教之「善聲沙門」轉讀佛經的影響。

(三)字母的興起：中文的字母是聲母的分類。每類用一字代表，用以定反切的標準。一般研究中國聲韻學的人，大都以為中國音韻學上的三十六字母，係出自唐末僧人守溫之手。而另有一些學者，則以為出自胡僧了義，或唐僧舍利。不論是何種說法，都與僧人有關，亦即與佛教有關。此亦不能不算是受佛教的影響。

(四)聲韻學上的等韻圖，也受到梵文拼音的影響。

六、藝術方面

佛教留給中國藝術界以龐大的文化遺產，單單佛教建築一項，就足以使人瞠目結舌。至於對中國藝術的滲透與刺激，也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作用。茲分條以敘其大略：

(一)東漢以後，由於佛教的輸入，使中國藝術之主流，由以往的貴族藝術一變而為宗教藝術。例如建築由以往之偏向宮殿樓臺一變而為寺院、佛塔。繪畫雕塑由君臣肖像轉而為佛菩薩相與佛教故事（變相圖）。工藝則由宮廷器皿服飾變為宗教上的各種法器。

(二)繪畫方面：國史上佛畫大家及受佛教美術影響的畫家頗多。南北朝時，劉宋有陸探微，梁有張僧繇，都是佛畫能手。尤其張僧繇更是個中巨擘。其時北齊曹仲達也頗為有名。佛畫的極盛時期——唐代，名家輩出，長安、洛陽、成都等地的各大伽藍，都存有壁畫。當時繪畫名家如閻立本、張孝師、吳道子、王維、周昉、幹幹等人也都有佛畫作品。

。其中吳道子最為世人所稱，其地獄變相圖尤為有名。直到現代國畫界也還有佛教美術影響的痕跡。國畫大師張大千氏，早年曾臨摹敦煌佛畫為時不暫，其所以能成爲一代自有風格的大家，佛教美術對他的助力，自是不可忽略。

(三)建築方面：佛教建築頗爲現代中外人士所矚目，也是佛教留給中國之龐大的文化遺產之一。西元三六六年，北方的苻堅命沙門樂僊開鑿敦煌石室，雕造石佛，爲我國鑿窟造像的嚆矢。北魏文成帝於西元四五二年又命人開鑿大同雲岡石室。北魏孝文帝時，又鑿龍門石室。這是中國北方的三大佛教藝術勝地。此外，山西太原的天龍山，也有很多石室。這種石室，是佛教藝術的集中地。內有各式各樣的佛像、菩薩、羅漢像、佛龕、佛塔，及故事形式之浮雕、壁畫、塑像、雕像等。其中有些藝術品由帝王主持興建，費時數十年，使用數萬人，其規模之大，可以想見。

至於佛寺方面，北方以洛陽、長安爲最有名，南方佛寺建築則以金陵、廬山爲中心。我們祇要展讀「洛陽伽藍記」、「京洛寺觀記」、「金陵梵刹志」等專載佛寺的書，就可知其盛況。中國佛寺建

築特色，隋唐以前多以佛塔為主體，以後則以佛殿為中心。唐宋時代所建佛寺多係木造，現多不存。而現存佛寺之較為有名者，有北平法源寺、房山縣雲居寺、浙江天台山國清寺、杭州靈巖寺、福建鼓山湧泉寺……等較有名。臺灣佛寺也不少，獅頭山為臺灣佛寺建築之勝地，眾所週知。而臺北市，如松山寺、善導寺等亦頗有名。高雄佛光山、臺中慈明寺、寶覺寺，及彰化八卦山大佛像也頗有可觀者，花蓮蓮淨寺，為大理石建築，氣派亦不惡。

(四)音樂方面：相對於美術方面而言，佛教對中國音樂的影響較不足觀。但亦並非全無影響。自東晉廬山慧遠創白蓮社，倡念佛法門以來，印度梵唄即漸為國人所注意。唐代音樂頗盛，在音樂內容上，樂器上都曾受佛教之影響。直到民初，如黃自、李叔同等音樂家，其風格也都頗受佛教音樂的影響。

七、典籍方面：藏經與佛書目錄

大藏經，是佛教為中國人所留下的最龐大的文化遺產。大藏經是佛書總匯。國史上，藏經之第一次刊印，是在宋太祖開寶四年（西元九七一年）時，在成都開雕。此次開雕完成之藏經（完成於九八三年），世稱開寶藏。是中文藏經的鼻祖。共含五

〇四八卷，一〇七六部經論。此後，歷元、明、清諸朝，共再刊印藏經九次。每次的卷數都增加若干。到清朝所刊印的龍藏，已含有七二四七卷，一六六〇部佛書。此外，高麗刊印兩次，日本刊印五次，都是中文藏經。現在全世界最好的藏經是「大正新修大藏經」，修於日本大正十三年（一九二四年），新排版之鉛字標點本。搜羅印度、中國、韓國、日本等地漢文佛書，共含一一九七〇卷，三〇五三部。在這部大藏經裏，包含有無窮無盡的智慧。舉凡東方的宗教、哲學、邏輯、心理學、印度及中國的歷史、民俗、地理、目錄……等學問，在其中都可以發掘到輝煌的成果。

大藏經的刊刻編纂，與永樂大典、古今圖書集成、四庫全書，並為中國典籍史上的不朽盛舉。而大藏經所收只是佛教文獻或與佛教有關之資料，與其他三種之無所不包者不同。但是單單包藏佛教資料的大藏經，其卷數、篇幅却與後三者大體相等，由此也可見其在中國典籍史上的地位。

其次，佛書目錄在中國目錄學史上也佔有極重要的位置。我國自漢以來，目錄學書籍雖然不少，但其分類綱目，大體依照劉歆「七略」與阮孝緒之「七錄」，千餘年來，無甚進步。而真正堪稱完備的，只有佛書目錄而已。我國現存之中文佛書目錄

有廿三部，約佔史籍所載之佛書目錄的三分之一。關於佛書目錄的優點，梁任公先生在「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」一文中，敘述極詳，茲不復贅。

八、其他

唐末禪宗名匠百丈懷海曾創立「叢林（禪院）制度」，廢除以前僧人以乞食維生，或受貴族供養的習慣。在禪院內，講求組織，以自耕自食為主，以募化爲副。並且守律持戒，靜心修持，這就是有名的「百丈清規」。這種佛家體制影響到後世之書院制度之建立。而且叢林多爲古代士人讀書之處，又爲社會救濟事業之處所，其對古代中國社會之影響，亦由此可見。

在拳術方面，衆所周知，中國武術，向以少林、武當二派爲正宗。其中尤以少林派爲天下武學之中心。而少林武術即淵源於佛教徒。少林武術相傳起源於菩提達磨，其真確性已不可考。而據清一統志所載，唐初少林寺僧人曇宗等十三人，曾任李世民（時被封爲秦王）討平王世充之亂，是後聲名大振，乃傳習武藝，弟子中出家、在家皆有，遂成少林一派。佛教之影響於武術者，由此也可窺知。

九、結語

從上面所勾勒出來的輪廓，我們大略可以瞭解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有多大。儘管如此，但是佛教在中國讀書人心目中，一直未能取得同情的瞭解，甚至於選倍受排斥。除了大規模的迫害如三武一宗之禍外，歷代正統儒者如韓愈、程顥、程頤、朱熹等人也都視佛教爲異端而加以排斥。正史中對於佛教事蹟多不注意，清代所編的四庫全書，所收佛典也僅寥寥數本。即近人陳登原氏所撰的「中國典籍史」居然未提及佛教之大藏經。凡此都可看出佛教在一般中國讀書人心目中，並未取獲得其應有的地位。

雖然佛教在歷史上備受排斥，但也受到政府和民間的扶植愛護，歷代帝王宰相依佛爲治也很少，其最著名的，如梁武帝、明太祖、清世宗；唐裴度、宋富弼，元耶律楚材，明姚廣孝。民間禮俗，如喪葬的經懺念拜。佛教與中國文化、與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早已水乳交融，不可分割了。因此，就文化史的眼光以言，現代中國人如果要認識傳統的中國，則必不能忽略佛教，否則對傳統中國必無法得到一個較完整的印象。